

# 石崆聚灵气 仙鹿沐泉来

## ——常山华严寺的传说

祝慧君

“燕山迢递盼南天，万里崆山在眼前。一派泉声清洗耳，四周山色压吟肩。溪桥春雨苔初滑，石角晴云花复然。却怪别来成梦想，摹神翻出卧游篇。”在美丽的宋诗之河畔，距常山县城西南约0.75公里处，有一个群山耸秀，涧泉冷然，俨如世外桃源的所在，这个幽篁秀发，不村不郭的别样洞天，就是石崆寺自然村。村子位于县邑西隅，伴山而建，因村中有始建于唐、宋时期的古刹石崆寺（因寺内藏有《华严经》，又名华严寺）而得名。华严寺坐西朝东，三面环山，寺后是迢迢的石崆山，寺前开阔的明堂如凤凰展翅。左青龙、右白虎、前朱雀、后玄武，为风水绝佳之地。寺内古樟绿荫如盖，黄墙黛瓦掩映其中，远远望去，古意盎然，活脱脱便是一幅写意禅居图。

华严寺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，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、吕祖谦和张栻曾讲学于此，后一度荒颓。清顺治初年，僧人立涛因“睹兹山而悦之，慨然生出世心，遂祝发受记于大德和尚。罄其禀创构斯寺。”立涛法师精究禅理，严持戒律，在绘画方面颇有造诣却不恃才而傲，不少文人雅士、达官显贵与之相交甚笃。

走近华严寺左岩山岩下，依稀有水声泠泠入耳，顺着水声向上寻觅，有清泉一脉常年涓涓不竭。泉水名“沐鹿”，清光绪《常山县志》卷五有关于沐鹿泉的记载：“相传昔有仙鹿饮此，因以名泉。”

一年，大旱，石崆山上草木皆枯。华严寺日日派出僧人去很远的深山里找水供寺内僧众饮用。为了最大程度节省用水，住持规定每人每日只发给一汤匙水。早情持续了几个月，最后，连每日一汤匙的水都没办法维持供给，改为每二日一发。水成了比金子还珍贵的东西。

一天夜里，住持做完晚课回到僧寮，他看了一眼桌上的汤匙，抿了抿干裂的

嘴唇，转开视线默默地盘腿闭眼坐在蒲团上。作为住持，他可以予取予求，但为了让寺内僧众能以平常心来度过这场因为旱情而来的人间劫难，他在规定每人每二日供给一汤匙水的时候，对一众寺僧说：“我每三日一匙。”桌上的一汤匙水是今天才发的，他得留着，在最需要的时候才用。住持在默诵中陷入冥想，他看见了花开，看见了奔流不息的河流，内心感到幸福无比。“笃笃”……“笃笃”……是谁在敲门？住持打开门，一只小梅花鹿躺在地上，“笃笃”的声音，是它勉力用自己的头去撞门发出的。住持见状，连忙把小鹿抱进房里，上下查看了一番，并没发现异样。他疑惑地看着眼前奄奄一息的小东西，却发现它眼巴巴望着桌上那匙水。住持顿时明白了，他思忖一会，起身去桌前拿起汤匙，把自己忍了一天都没舍得喝的水喂它喝下。

喝了水的小鹿马上就有了精神，它站在住持面前，向他点了三次头，转身出门离开。住持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，环顾四周，以为刚刚发生的事情是个幻觉。可桌上那个空汤匙却是实实在在一滴水都不剩了。“鹿啊鹿，你果然是闻得见水味的灵兽！”住持摇头笑笑，对自己言道，“救鹿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”

三天后，住持做了个梦。梦里，他看见一只高大雄壮的梅花鹿对着自己一步一回头，似乎是要带他去哪里。他恍恍惚惚地跟着这只梅花鹿上了石崆山，来到一个草木茂盛的地方。梅花鹿停下了脚步，用嘴把地上的泥一拱，一股泉水就汩汩地涌了出来。眼前的一幕让住持惊呆了，他已经不记得有多久没看见这么清澈丰盈的泉水了。梅花鹿把嘴凑近泉水，洗干净嘴上的泥土，对住持点了三下头，走向草木深处。

一觉梦醒，梅花鹿带着他走过的山

路还清晰地记得。住持马上带着寺僧上山，循着梦境中的路果真找到了山泉。寺僧们激动不已，当下就地取材，剖竹为笕，从石崆山上把泉水接入寺院的厨房里，从此晨夕炊饮无虞。当天夜里，住持梦到了那只得他救助的小鹿，在寺院中，一下一下地顿足。次日，住持命人在小鹿顿足处掘土掘井，未及一米，便有水从土里渗出。筑井后，住持让寺僧打开山门，遍告附近百姓前来取水，神奇的是井水居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，一邑百姓得以拯救。而用寺院中的井水煮出来的茶格外香甜醇厚，清代诗人姚士湖曾以“半局残棋邀旧雨，一炉活水煮新泉”咏之。

住持慈悲舍水，灵鹿沐泉报恩的奇事不胫而走，一时在坊间被传为美谈。华严寺因此声名远播，远近香客慕名而来，逢初一、十五更是络绎不绝。

历史上华严寺出过不少有文采的寺僧，其中有一位叫志参的寺僧，更是把华严寺的文化地位向前推进了一大步。据《石崆山志》记载：“石崆寺僧志参能诗，雅喜与文士交。而士流亦乐与之游。山人词客延接不倦。”受华严寺浓郁文化氛围的影响，石崆这一方风水宝地备受青睐。明嘉靖进士詹莱告老还乡后造招摇池馆于华严寺北，“前后及右偏总为屋若干楹，全垣总若干丈”。后又建范川书院以贮典籍，筑超霞台于石崆山之巅“徜徉寄目焉而乐之”。“郡司马沈公石友留连晨夕，豁其寺之赔粮若干亩”。后人又建十景亭、漱石亭、拱绿亭、赤雨楼、问庄亭……石崆遂为诗文坛坫，琴酒盘桓之地。韵事雅致，一时称颂。而华严寺亦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人文福地，倍受关注。

## 杨家埠头的月光

郑忠信

那年，在村中池塘里泡了一整年的实木“糖车”竟然没有人去打理，在江边橘林中盖过无数回的草棚“糖铺”终究不见谁来牵头。习惯了本地的牛拉糖车传统榨糖，突然转投邻村的机器新式榨糖，内心多少有些不甘与不舍，但脚步还是不由自主地迈向了杨家埠头。草草地吃掉中饭，满满地堆了一车，甘蔗连同熬糖时自备的柴火像山一般轧向杨家埠头。结果是漫长的排队等待，好不容易从“淡云孤雁远，寒日暮天红”捱到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”，仍还有两家排在前面。幸好江岸熬糖的炉火暖意融融，我将自己埋在柴草堆里，呼吸着空气里飘散的蔗糖味道，沐浴着黑夜中流泄的月亮清辉，慢慢梳理起杨家埠头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近邻。

“日看千帆尽，夜观万盏灯”，常山系千年古县，常山江自古舟楫不断，航运繁忙。今青石镇湖头村的杨家埠头曾是常山江北岸的重要码头之一，历史上亦有发端于此、经宋贩通开化至徽州的古道。建国之后，为方便常山江北岸人们的生产与生活，特设立溪口供销社杨家埠头分社，物资集散、中转更趋频密。彼

时，生产用的化肥、农药和柴油等农用物资，生活所需的食盐、煤油和布匹等百货副食，一应俱全，而且城乡同价，不必“上街”（指进城），不用“过航”（指渡船到溪口），单去趟杨家埠头就基本搞定。杨家埠头遂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，逛杨家埠头乃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。

皎洁的月光哟，你是不是照见江岸西段的那座氨水池？当年八轮船从衢州运来的氨水通通贮于此，然后分配到各个生产队，或浇于麦垄作越冬肥，或泼于早稻田当耙面肥，或施于棉根成追苗肥。因氨水易挥发味又重，少不谙事的孩子们往往掩鼻侧目，避之唯恐不及，毫不顾及劳动人们的感受，若氨水有知，情何以堪？

皎洁的月光哟，你有没有抱怨江岸中间的那幢老宅子？当初将八间头的老宅改成供销社仓储重地兼营业用房的时候，封掉天井，卸下板壁，深掘盐库，还破拆西窗，置高案对外卖肉。惟东窗内摆一柜台，专司收款，并将开具的发票提货联夹于铁夹之上顺着铁丝往里用力甩去，库房接到后便高声唱票，应者便进到里头提货。光线偏暗，但交易敞亮；空间

有限，但秩序井然。

皎洁的月光哟，你会不会蹿入江岸东头的那几间市部？宽敞的窗户，斜光尽可到晓，或游移于布架，仿佛在抚摸中感知白棉布、华达呢、卡叽布等等的质地；或斜铺在柜面，像是要重温那白日里壹市寸、贰市寸、壹市尺、伍市尺的丈量；曾几度想攀上香烟货架寻几枚漂亮烟花以饱眼福，却屡次掉落盐缸平添无数亮晶晶……哦，是糖坊内的手电筒打在我的眼睛上了，是轮到续火熬糖的信号灯。此时月华如练，我在杨家埠头的江边引燃一膛熊熊的大火……当我踏着月光、品着“糖锤”急匆匆往回赶的时候，一阵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伴随着淡淡的粉尘在月光中漫将过来，我自以为最辛苦，岂料除了榨糖人，还有杨家埠头的石头匠。“流波将月去，潮水带星来”，一把钢凿不知凿出了多少门槛、磨盘、石臼？除却天边月，没人知。

而今，海角天涯，萧萧两鬓生华。每每上下高速驶经杨家埠头跨江大桥的时候，常常感叹人面不知何处，惟有桥下的江水东流依旧，惟有心中的那片月光皎洁依旧。



**编者按：**为了让更多人领略常山特色人文的魅力，感受千群拼搏赶超的激情，见证县域改革发展的巨变，常山传媒集团成立工作组搜集“常山好故事”，讲述那些令人触动的点滴。现将《县城地下党员》全文予以连载，以飨读者。

## 县城地下党员

口述：邹鼎山  
记录：马朝虎



穿过时光遂道，如果你在1940年来到浙江的常山县，走进县城的电话局拨打长途电话，会见到个满脸微笑的年轻小伙。

这个小伙就是我，当时刚刚22岁。

那时候民用长途电话很难接通，有时为了接一个电话，要等上好几个小时。

在等电话的过程中，你还可能认识另外一个人：郑老板。

郑老板是电话局的常客。他在县城最热闹的大东门，开有一家叫“开泰油米号”的商号，家产丰厚，在当地很有声望。

当时，物价波动很大，能不能及时了解油米批发价的信息，直接关系到生意的盈亏。而掌握商业信息最快捷的手段就是通过电话。

想把生意做大的郑老板，也只能和你一样，耐住性子等。郑老板等的时间长了，我们也就熟络起来。

有一次，为了接一个重要电话，郑老板又在电话局等了好几个小时，百无聊赖的他和聊起了话本《三国演义》。

说到张飞多么勇敢时，郑老板来了精神，一声高喊：“长坂桥，一声喝，喝断了桥梁，水倒流。”

我也一时兴起，手舞足蹈地接道：“乔国老说尽刘备优势之后，转身奏太后将计就计结鸾俦。”

郑老板眼睛一亮，以为我是想娶媳妇了，“结鸾俦”是男女订婚的别称。

郑老板有个宝贝女儿叫郑月姣，正值婚配之年，一家人正在为这个掌上明珠物色对象。

真是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很快就有人在帮我张罗这门亲事了。

我表姐的儿子在郑老板店里做伙计。有次去表姐家吃饭，侄子看了我一眼，说：

“表叔，我们郑老板最近老是在我面前夸奖你，说你有文化知礼数，将来肯定有出息，哪家女子跟了你，以后准能过上好日子。”

表姐一拍大腿，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，说：“对呀，郑老板女儿月姣，是城里出了名的贤惠女子。你要是能把她娶回来做老婆，祖宗坟头冒青烟了。”

表姐很兴奋，接着说：“选个日子，我带你去郑老板家认门，再让你爸妈托个媒人，把这门亲事早些定下来。”

常山县就那么大，郑月姣这样的女子，我怎么能不知道呢？但是，一想到要结婚生子，我的内心是犹豫的。

因为我的真实身份是一名中共地下党。

我受组织安排潜伏在电话局，收集重要情报。

电话局每个月发到手的薪水，除去自己的日常开支以外，还承担着地下革命活动的费用，负担重的时候，连饭都吃不饱，自顾不暇，哪里有能力撑起一个家？

未完待续……